



射阳河

悠悠岁月

董素印

“羲和敲日玻璃声”

名家有约

——日月岛感言

卞毓方

这里有一个岛，她有着最大气、最响亮的名字。

“日光华，旦复旦兮！”谁写的？先秦的一位诗人，他没有留下名字，但留下了一首《卿云歌》，歌中有这两句诗。再重复一遍，“日光华，旦复旦兮！”什么意思？用白话讲，就是日月光华普照，明亮之上还要加上明亮。成语还有“日月经天”，下一句是什么？“江河行地”，对。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地上有大江，有大河，有江河就有岛，这就构成了最佳风水。

这里有一个岛，日月岛。站高站远了看，地球本身就是太空中的一个岛。人生在世，就是过日子，一个月，一个月，一个岛，囊括了地球人生活的全部。我们来看日月岛，就是来看自己岁月的浓缩。

台湾有个日月潭，大陆游客赴台，都想看看她。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湖，中间一个小岛，将湖隔成两半，北部圆圆的像太阳，叫日潭，南部弯弯的像月牙，叫月潭。我去看日月潭，想到的是金瓯残缺。

日月潭，因日月合璧而光华万丈。日月潭，因日月分离而孤单冷落。我们希望这两处景点能携起手来，这将是两岸日月的大合唱，是炎黄子孙的美梦成真。

游日月潭，游客可以应邀当高山族的首长，率领一帮男女唱歌跳舞。游日月潭，我们也可以准备几台歌舞，比如安排男嘉宾当太阳神羲和，女嘉宾当月亮神常羲——注意，羲和，在早期的《山海经》中是女性，她是太阳之母，生了十个太阳，所以才有了后来后羿射日的神话，但在屈原、杜甫、李贺等人的诗中，羲和成了为太阳驾车的车夫，形象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妨把她扮成男性，扮成东方世界的阿波罗；或者男嘉宾当后羿，女嘉宾当嫦娥。月初在京城看准剧《范公堤》，我为之鼓舞，场面、唱腔不亚于京剧、昆剧、越剧。准剧专家可以量身为日月岛打造一台准剧，比如演张謇开发射阳。也可以请唱《祥林嫂·天问》的准剧公主陈澄，再创作一首欢快奔放的《太阳照在日月岛上》，把它唱响，唱到全国，全世界。

我是前天晚上来到射阳，当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游日月岛。我看见一棵树，很眼熟，似乎在前世见过，在神话里看过。旁边有人跟我说，后羿当初射太阳用的那把红色的弓，就是拿这种木材制作的。我看见一株花，花朵有碗口大，艳丽如火。旁边人又说，嫦娥最爱它，飞天时忘了带，至今还在懊悔，“碧海青天夜夜心”。我走到水边，见到曹操在徘徊，正在朗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来到草地，弯下腰来，抓起一把土，我仔细地听，仔细地看，我听出大海的回声，看出沧海桑田的演变。我抬起头来，人家说我也变得好看。因为我已进入籍日月岛，成为她的岛民，拥有她的护照。从今往后，我梦里都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我的生活将因日月的映照而更加亮堂。



朱琳琳

往事如烟

晚熟

我在村里生活了十二年，直到小学毕业才去镇上初中读书。做教师的二姑逢人便说：“小琳傻呢，不能和她玩。”听得多了，大多数同龄人也信以为真了，所以我的童年几乎没有玩伴。我的同桌自然而然都和我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先天的而我是后天的。细细想来二姑说的也没错，上学时父亲不知道撕了我多少作业本，哪怕我的孩子也已经上学了，母亲依然记得一道十以内加法我掰着手指头数不出来让她丢人的烦闷夏天。

没有做母亲的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傻子，她常在我耳畔念叨：“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就不信那了。”慢慢地在我出人意料的行为中接受了这一事实。堂姐是抱来的，家人为了安抚堂姐顺嘴说我也是小渔船上抱来的。屋后边是条宽宽的大河，来往的渔船时而停靠岸边，河埠头总能传来我嘹亮的声音“哎，我是不是你家丢的闺女啊？”母亲不愿意放弃我，常教我做家务干农活，想着起码以后能自力更生。没想到我做得有模有样，他们农忙晚归我一个人可以烧锅煮粥，炒花生的同时还把沸腾的汤壶水灌进茶瓶里。小小年纪的手长得像有很多故事，难得去城里二爷家，坐席同吃饭，二爷说：“这双手就是干活的料。”

我家前面有一个鱼塘，邻居“毛胡子”大爷家的鸭子喜欢到水里扑腾，为了防止乱串门鱼虾成为它们的腹中餐，我总拿着一根细长的树枝吹着它们上岸带它们回家。我威风凛凛地走在最前面，它们一摇一摆跟在身后，俨然我成了“鸭司令”。“毛胡子”大爷姓殷，他有一脸络腮胡子，外表极其粗糙，他是中学的物理老师，小孩子们遇到疑难杂症的题目喜欢找他，我也不例外，但我没有问题询问，只是喜欢他待人亲切。我常常坐在他家屋后的老榆树下神游，直到母亲来领我回家。走时不忘唉声叹气：“傻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窍。”“毛胡子”大爷的话犹在耳畔：“十根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我看丫头就挺好的。”长大后看到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写“傻瓜蒋二”，既然傻出了名，索性就和傻子混到一起。村边河桥上经常坐着四个人，说要用脚丫子钓鱼。我噗嗤一声笑出来，顿悟当年二姑的良苦用心。

在我们老家，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都送孩子去镇里或县里了，我在村里一直待到小学毕业。到镇里念初中堂姐比我大一岁，放假经常带我去网吧上网，我只摸电脑两次开机和关机，坐在一旁也看不懂，玩也不会，钱花在了那熬时间，渐渐对外界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心。

同住一起的是在临海医院上班的小徐姐姐，她老是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我只有如实告知，她浑圆的脸蛋笑起来眼睛被肉挤成一条缝，胖乎乎的手拉着我进她的房间，指着角落里的一堆书说：“没事看看书，这个或许你能懂呢。”那看似平凡无奇的一天，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两年走读期间，不夸张的统计要有两个我摆起来那么高，其中多数是《青年文摘》《读者》《意林》。初中毕业后家里电话不停地响着，大意是：“小琳小琳，不能出去打工，在家里养几年再出去。”父亲第一次没有转移话题，对着听筒说：“瞎说八道，我家小琳有书念呢。”母亲说女大十八变这话真有点道理。

转眼我的儿子下半年就要上小学了，母亲当年的无奈在不经意间又展现出来，那时是担忧我一人，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一放学喜欢带着把子去挖坑刨土，想做优秀的农民。我为他实际的理想感到欣慰，母亲哼了句：“种田那么辛苦，你要种田，你是不是小傻子？”可老头都不抬：“我是妈妈的亲儿子，妈妈不傻，我怎么可能会傻呢？”“妈妈，快看，我找到我好朋友蚯蚓了。”母亲连连皱眉，想要上前阻止，被我拦下来了。其实，他只是晚熟的人而已，多点耐心陪他慢慢长大，路虽远，行则将至。

想起阿炳

提到了阿炳，便想起了无锡。无锡与阿炳似乎成为彼此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相互映衬的代称。

位于无锡市旧城区中心位置的崇安寺商业区，是一处现代化大型商业街区，这里不仅汇集了苏宁易购、哥伦布广场、财富广场、金太湖广场等大型卖场和餐饮相结合的城市综合体，同时也是众多无锡市民文化休闲的聚集地，后方的亭台楼阁、茶社回廊及文化广场，不失为是市民的一个极好去处！这里是无锡地标，可谓寸土寸金。

占地仅20多平方米的阿炳故居，便在四围林立的高楼大厦簇拥下静立其中，虽貌不惊人，却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价值与四周的大型商超和卖场企业相比，应该毫不逊色。一个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屈居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其故居缘何能在这样的繁华商圈占据一席之地，必然会有其独特的社会贡献和影响。

“瞎子阿炳”号称音乐鬼才，他原名华彦钧，从无锡匆匆走过了58个春秋，69年前离世后，留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作品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作品。后《二泉映月》《大浪淘沙》获得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奖，《二泉映月》成为世界名曲。

位于无锡旧城区崇安寺商业区的阿炳故居，是阿炳先生出生之地，与他修行的雷尊殿道观一前一后仅几米间隔，阿炳就在这间道观里出生，也在这里离世，如今，雷尊殿道观也成了阿炳人生的展示厅。早了解阿炳的一生充满传奇，此次来到无锡，专程走进了这座最贫穷的名人纪念馆，感受那段对阿炳来说无比悲惨的岁月和这位最底层民间音乐家传奇的艺术人生。

1914年，精通各种乐器和道家音乐的华彦钧去世，其子阿炳便成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与堂兄轮流主管雷尊殿的香火收入，因经营不善，道观衰败，加之阿炳染上吸毒等恶习，生活逐渐潦倒，34岁因感染的梅毒导致他双目失明，浪迹街头。由于具有音乐天赋的阿炳幼时勤学苦练，能演奏各种乐器，尤擅二胡、琵琶，17岁他正式参加道教音乐演奏，加之他长得一表人才，还有一副好嗓子，被人们誉为“小天师”。双目失明后，他便在妻子用竹竿牵引下，沿街卖艺为生，常常是卖艺一天仍不得温饱，生活悲凉凄惨。

展厅中呈现出一组阿炳沿街拉奏《二泉映月》的场景：惨淡的灯光下大雪纷飞，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嫗用一根小竹竿牵着衣衫褴褛的瞎子阿炳，在公园路上从东向西踉跄而来，阿炳用右肋夹着小竹竿，背上背着一把琵琶，二胡挂在左肩，咿咿呜呜地拉着，在淅淅沥沥的飞雪中，发出凄厉绝望的袅袅之音。这是阿炳每天在妻子的牵引下，深夜回归小巷之际，拉奏此曲，凄切哀怨，尤为动人，渗透着传统音乐的精髓，透露出一种来自人民底层的健康而深沉的气息，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充满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950年，在无锡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阿炳唯一一次登上音乐殿堂演奏《二泉映月》，流畅婉转，意境深邃的演奏，博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录制成的唱片畅销海内外；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此曲；国庆10周年，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又将此曲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表之一送给国际友人。从此，此曲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并获得很高评价。1985年，《二泉映月》在美国被灌成唱片，风靡全美；后经名家多次改编成民族器乐合奏曲、弦乐合奏曲、小提琴独奏曲、弦乐四重奏，久奏不衰。

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家贺绿汀曾说：“《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与他的音乐是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瞎子阿炳自己的痛苦身世。”崇安寺钟楼前的一尊头戴宽檐帽、低头拉二胡的黑色铜像，正是阿炳的真实写照。

2005年，崇安区人民政府斥巨资原地修复阿炳故居。如今，在这繁华的商圈之中，伤感凄凉、昂扬慷慨的音乐环绕着阿炳故居，每天迎来瞻仰朝拜的人们，一同品读阿炳的悲惨身世和他留下的传世名曲，透彻地感悟着人生，传播着这段音乐神话。



阳河湾

名家有约
悠悠岁月
往事如烟